直講李先生文集總目

卷第一

賦

長江賦　麻姑山賦　疑仙賦并序

卷第二

禮論七篇并序禮論後語附

禮論第一　禮論第二　禮論第三

禮論第四　禮論第五　禮論第六

禮論第七　禮論後語

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藏

易論十三篇
易論第一　易論第二　易論第三
易論第四　易論第五　易論第六
易論第七　易論第八　易論第九
易論第十　易論第十一　易論第十二
卷第四
刪定易圖序論
論一　論二　論三　論四
論五　論六
卷第五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 并序
内治第一　内治第二　内治第三
内治第四　内治第五　内治第六
内治第七
卷第六
國用第一　國用第二　國用第三
國用第四　國用第五
卷第七
國用第六　國用第七　國用第八

國用第九　國用第十
卷第八
國用第十一　國用第十二　國用第十三
國用第十四　國用第十五　國用第十六
卷第九
軍衛第一　軍衛第二　軍衛第三
軍衛第四
卷第十
刑禁第一　刑禁第二　刑禁第三
刑禁第四　刑禁第五　刑禁第六
卷第十一
官人第一　官人第二　官人第三
官人第四
卷第十二
官人第五　官人第六　官人第七
官人第八
卷第十三
教道第一　教道第二　教道第三
教道第四　教道第五
卷第十四

教道第六　教道第七　教道第八
教道第九
卷第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卷第十六
富國策第一
富國策第二
富國策第三
富國策第四
富國策第五
富國策第六
富國策第七
富國策第八
富國策第九
卷第十七
强兵策第一
强兵策第二
强兵策第三
强兵策第四
强兵策第五
强兵策第六
强兵策第七
强兵策第八
强兵策第九
卷第十八
安民策第一
安民策第十

安民策第一
安民策第二
安民策第三
安民策第四
安民策第五
安民策第六
安民策第七
安民策第八
安民策第九
安民策第十
卷第十九
平土書二十條
卷第二十
潛書十五篇并序
廣潛書十五篇并序
野記二篇并序
卷第二十一
慶曆民言三十篇并序
開諭
備亂
審敵
防蔽
效實
慮永
謹聽
辨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卷第二十二
精課
懲節
崇儉
省盜
釋禁
南畧

敵患　東士儲將
遠私　正局厚農
復教　孝原天諭
卷第二十三
記
袁州學記
建昌軍儀門記
南城縣署記
虔州柏林温氏書樓記
麻姑山重脩三清殿記　重修麻姑殿記
邵武軍學莊田記
建昌知軍廳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麻姑山仙都觀記
真君殿記
卷第二十四
太平興國禪院十方住持記　太平院浴室記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景德寺新院記
迴向院記
承天院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新城院記
撫州菜園院記
修梓山寺殿記
邵氏神祠記
卷第二十五

序
皇祐續稿序　延平集
送余疇若南豐掌學序　送嚴介序
叙陳公燮字　序張廵之字
叙張司理字
卷第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啓
謝范資政啓
寄周禮太平論上諸公啓
卷第二十七
書
上富舍人書　上劉舍人書　上吳舍人書
上王内翰書　與章秘校書　上江職方書
上慎殿丞書　上楊屯田書　上聶學士書
上葉學士書　上李舍人書　上宋舍人書
上范待制書　上孫寺丞書　上余監丞書
上蘇祠部書　寄上范參政書
卷第二十八

寄上富樞密書　寄上富相公書　寄上孫安撫書
上蔡學上書　上王刑部書　與胡先生書
答宋屯田書　答李觀書　答喬秀才作書
再答黃著作書　答陳特書
卷第二十九
雜文
祭文　原正　讀儒行
讀文中子　吊楊子　復說
命箴　畫贊　七陽縣學銘
黑堂銘　太學議　策問三首
策問六首
卷第三十
墓碑傷辭附
進士陳君墓銘　處士陳君墓銘　祭文附
廣文陳生墓銘　進士傅君墓銘
聶夫人墓銘　鄒夫人墓銘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徐夫人墓銘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處士陳君墓銘
宋故贈都官張公墓碑銘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 弁序
宋故中舍宋公及夫人江氏墓碑銘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碣銘 弁序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一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 弁序
進士傅君墓表 陳伯英益表
處士饒君墓表 醫博士周君墓表
前進士廖君墓表 李子高墓表
先夫人墓誌 亡女墓誌
亡女墓銘
白石暹師塔銘 弁序
卷第三十二
常語三卷
常語上
卷第三十三
常語中
卷第三十四

常語下

卷第三十五

古體

三賢詠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魯公碑　七星杉　煉丹井　玳瑁石

秦人峯　流杯池　碧蓮池　虎跑泉

丹霞洞　葛仙壇

穫稻　哀老婦　寄懷三首

避暑　喜雨　送上官直

題昱師房三笑圖　寄祖祕丞

名男曰參魯以詩喻之　女色無定美贈卿材

江亭醉後　寄章友直　中春苦雨書懷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孤懷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送陳次公茂材　蝦蟆　惜鵝

日出吟　聞女子瘧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讀史

和育王山十二題

金沙池　佛迹峯　七佛石　袈裟石

明月臺　石屏風　靈鰻井　供奉泉
育王塔　八角殿　晉年松　重臺蓮
美女篇　苦熱夜　丐僧
閔俗　感歎二首　寄鄰父
竹齋題事　贈黃秀才別　雨中作
獨居　閔雨　訪周道士
甘露亭　送丘寺丞
荅緣槩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序
春社詞并序　聞訓狐　聞喜鵲
解湯延祖字

卷第三十六

近體

五言二韻

詠竹　霜　冰
鵞　鴨　惜才又一首七言

五言四韻

山舍寓止　東巖精舍　閑夜
霧　自詠　睡思
秋熱　鑑湖夜泛　池亭小酌
迴胡舜元賦稿　迴黃通詩篇

送路拯北遊　感事　閑居
萍　送張鬷嘏　村行
感懷寄擇之　鷄　堂西夜坐
寄題陳遷追養亭　送宜黃柳尉
送君俞　送黃秘丞　寄題廖說蒙亭
晏起　養疾　遠山
送吳伯華　次韻陳殿丞除夜感懷
早歸　晚聞角　庭樹
哭女二首　贈端師　寄題鄒氏延壽亭
感秋　次韻答陳殿丞　讀趙氏淳化詩
小女　送吳著　題靈陽宮
龜峯精舍　鳴蜩　送張評事
送春　君錫以新詩相示因成四十字荅之
送李侍禁　寄周寺丞　次韻閻判官除夜
送閻判官　送彭曼應舉　送黃侃應舉
夏日郊園　寄黃晞　送黃介夫
送山甫　送沈郎中　送江茂才
贈端上人　千福寺昧軒　怡山長慶寺
傳翼甘圃　林屯田思軒　迴明上人詩卷
聽周太師琴　送覺師西遊乞

御書　送分司吳太博還鄉
送任大中　送杜奉職　送陽曲蔡尉
送武陵令　送酸棗鄧主簿　送仙遊知縣許延評
送杜寺丞知永城　迴廖解元所業
送張寺丞　送何祕丞　送劍州張掾
送演教太師東遊　寄贈福山長老
五言六韻
書樓夏晚　小杉
乾元節群臣祝壽小人無位以詩繼之
閱書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一首
五言八韻
送李著作知柳州
五言十韻
送知縣蘇祕丞移英州　夏日雨中
七言二韻
鄉思　少年　自勉
戲題玉臺集
讀皮襲美病中書事詩有可憐真宰意偏解
困吾曹之句偶代荅之

雪中見梅花 二首
和慎使君出城見梅花　雪中贈柳枝
柳枝荅　和天慶觀瑞香花
烏鵲　方平　壁月
睡起　讀長恨辭 二首　羿妻
梁帝　鞦韆 二首　嘲漢武
戚夫人　有感 三首　自遣
睡思　遊寺醉歸却寄同坐
索酒　憶錢塘江　謝傳神平常人
次韻荅提刑孫都官 二首
謝知縣徐殿丞示及新詩　送流人
送周山人　遣興　詠桃
閏正月三日偶書 二首　論文 二首
送僧遊廬山　李郭　戲題荷花
戲贈月　葛陂懷古　七夕 二首
宗人宅折桂堂　麻源題壁
馬嵬驛　齊世家　漢宮
景陽宮井　燕雀 二首　張禹
孔光　元紀 二首　聞鸎
學北堂有海棠一株顏色至佳凋落稍速憶

而為詩
玉蝴蝶花　次韻陳殿丞觀魚
送傅野　送杜萬　儒行
感義　屈原　宋玉
贈日者鄒生　送夏旦赴舉　送春
曉角　送丁正臣　惜才又一首五言
登越山　送古山人　送毗師西遊
送春寄呈祖袁州二首次韻陳屯田途中所寄
正月二十俗號天穿日以煎餅置於屋上謂
之補天感而為詩
送薛經
僧志月碧雲軒改為景雲因書二首
書景雲軒壁　因遊華子崗題壁

卷第三十七

七言四韻

苦雨初霽　野人　書麻姑廟
客有話故丁祕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
五龍塘　寄小兒
季夏雨中宛有秋色四望之際百感生焉因
題於紙

秋懷　書松陵唱和　七夕
早起有懷　留題歸安尉凝碧堂
答張鬷嘏　清明日作　晚思
暮春始遊城西　寄傅代言
丙子冬至夜酒醒　南齋詠風
小雨　清暉亭　題淨居院
往山舍道中作　秋晚悲懷
殘葉　哭十姪　秋陰
寄介夫　書懷寄介夫　關徐
送張宏下第南歸　葛陂逢何道士
俞秀才山風亭小飲
謝宋屯田見示永平錄海南編
閩中歲暮　送侯殿直之官吉州
偶題饒秀才谿光亭　宗人宅仁知閣
早夏偶作　匈奴傳　忠武侯
次韻荅陳殿丞見寄　贈韓侍禁
送沈祕校　寄題錢塘毛氏西湖園
自解　不寐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
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代書答陳次公　和君錫題壁
送王都曹　送危太博
題廬侍禁山亭　君錫宰壽春
錢寺丞知白州　次韻答史太博
蟬　寄史屯田　答丘寺丞示月蝕詩
蓬屋　楷基　宜春堂
東湖　送趙抃　次韻答史太博
送王尉　野意亭　太平州十詠亭
送陳司理　送黃承伯　靈源洞　謝蔡十八丈示詩卷
清話堂詩　送郴縣吳主簿
覽余堯輔詩因成七言四韻
次韻酬屯田陳丈見寄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
次韻第二首
和陳屯田送知縣徐殿丞次韻
和屯田陳丈寄唐休次韻
和王刑部遊仙都觀
和遊丹霞有懷歸之意
七言八韻
送知軍曹比部移虔

外集卷第一
告劄舉狀書詩序附
告詞二
薦章三首
外集卷第二
名公手書
范文正公三書
孫觀文三書
歐陽内翰一書
馬雜端三書
小簡
余侍郎二書
蔡密學二書
諭閣副一書
祖學士一書
孔宗旦一書
小簡
李侍郎一書
外集卷第三
序詩墓銘
張學送李君南歸序
祖學士詩
送春長句呈泰伯先生宜春臺
東湖
黄先生晞詩
黄寺丞通詩
送春
寄李先生

麻姑山一首贈陳仲父賢良兼泰伯先生
門人陳次公撰先生墓誌銘并序

直講李先生文集總目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長江賦

後學南城左賛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臣聞養萬物者惟地之大水居其上則地不能載以
觸以齧以斷以掘深或無底遠或幾千萬里則江之
為水臣不得而計之矣蜀馬我頂吳馬我腹淮我之
腋海我之足朝谿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飽
其欲萬山崔崔將裹將束如兒童之見牲馬縮頭斂
手避路而躑躅時清氣和無濤無波千丈一席可眠
可歌變動頃刻四天怒色凶煙暴雲對面漆黑誰為

風師誰為水伯不軌不法無別無識風艻何聲水艻
何彤前雷後霆氷堆雪層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況
乃遠而行客孰不惟心而太息出如登山入如沈泉退
無所止進不得前龍蛇黿固執殺生之權蝦蟹瑣
瑣猶或貫勇而爭先嗟乎生之難成之難父毋君師
之所愛而託命於其間幸而免者蓋有之矣不幸而
死者何可勝紀魚腹未消觴聲相繼豈非利欲之牽
人而危亡之不避揚荊巴蜀交廣甌閩地有常產物
有常珍衣者食者器者玩者歌童舞女詭異妖冶官
所不取則掠之私舍孰賢孰才貪哉鄙哉重裝疊載

踰江越淮然則視長鯨之怒東海不啻如蟻蠓之浮
杯嗚呼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則王之外府
天下無道則敖雄所處蓋足於財用而利於守禦故
周之衰也有吳有楚漢之亂也曰策曰權琅琊因之
以建大號劉裕得之以入中原道成蕭衍迄于霸先
自取自守人誰敢言赤壁之敗曹操壽春之走符堅
雖厲數之有在亦事勢之使然及夫孫皓之虐叔寶
之昏而後能滅焉勞乎哉經幾代而幾年臣聞周書
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陰陽有消長日月有蔽
虧在乎備之得所則禍何能為伏惟國家重西北而

輕東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宦也特舉此之宦也累資歛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唯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歛之竭則民業多隳為貧為暴為寒為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諸夏內也為腹心夷狄外也為手足輕重之理豈神明之所不燭秦備胡而陳勝起事唐戍蠻而龐勛肆毒觀其土崩之由誠可為之痛哭古者有采詩之官惟賦亦古詩之流賤臣不獲言于朝敢賦心之憂愁安得為太平之草木蒙雨露芳千秋

麻姑山賦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欑前後相失岡巒崒嵂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奇恍惚變見出沒匱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杼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敞窓或溫而涼況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蠅虱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曚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

月寒鶴群戲風舞羽跚跚老猨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邐圜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嬾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采术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冷冷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冥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疑仙賦 并序

覯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顏太師真卿有記存焉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與神仙趾迹相附著在人口吻吾母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弈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及覯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以書與覯方制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

中以為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覺或時開卷
憮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墨筆著辭
雖未善顧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受頗
靈異而不敢言今茲年三十有八矣乃用自疑作疑
仙賦儒者不言仙蓋患乎傷財舍生以學之者也苟
異於彼宜無害賦曰

噫噫仙乎為有為無為天之居為地之廬為山之國
為水之都為古為今為智為愚為崇為卑為肥為臞
與人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
既匪聞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繫我之生卓犖環怪
地氣殊絶神休合會導愚心之趨驟犯古人之畿界
攀或無高慱或無大戲釣天之遺音冒慶雲之渥彩
意靈物之所右幸迹成於當代難得而易失者時哉
青春走兮素髮催銜金丹而不售撫道殣而銜哀然
則何為而生何為而来已矣夫嵩高降神生申甫收
拾中興還聖主長庚入夢生李白叫噪江南為逐客
今之生我豈無意二者他年終一得仙人若在金銀
宮婦去来兮誰阻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禮論七篇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窺測教意然卒未能語其綱條至于今茲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乘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禮論第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

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於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盖皆禮矣敢問何謂也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酏以為飲食藝麻為布繰絲為帛以為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為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為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范金斲木或為陶瓦脂膠丹漆以為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為之婚姻以正夫婦為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為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

上下不列則群黨爭於是為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
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憒
也於是為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
也於是為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
可以不厚也於是為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
社山川中霤以脩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賤有常
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
大本也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器皿既利夫
婦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
友既立賓客既交死喪既厚祭祀既脩而天下大和
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
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
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
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
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成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
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
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
禮之大旨也同出於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
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

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焉同生於人而輔於人者也手足不具頭腹豈可動哉手足具而人身舉三支立而禮本行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焉是亦同生於人而異其稱者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禮論第二

或人不諭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怠者謂之政威其不從者謂之刑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願聞其指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之氣分而為律呂因六律六呂作為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而為五聲因其五聲變而雜之以為八音或為歌詩或被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爰及干戚羽旄以導人之和心以舞人之手足小大有所終始有經倡和有秩節奏有差詘伸俯仰必有齊也級兆行列必有正也宮軒特縣各當其位四六八羽各昭其數以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一支樂著矣出號令立官

府制軍旅聚食貨號令所以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掌軍旅所以待不虞食貨所以贍不足是故為之符璽節旄以信號令為之掾屬胥徒以備官府為之甲冑五兵以成軍旅為之井田賦貢以興食貨為之城郭溝池所以限內外也為之度量權衡所以平多少也為之書契版圖所以窮變詐備遺忘也為之圄犴桎梏所以嚴推劾禁犇逸也官各有守事各有程先後有次遲速有檢以辨國之大事以平天下之民以躋至治此禮之二支政成矣伐不義侵不庭刺有罪或以鈇鉞或以刀鋸為大辟為宮為刖為墨為劓為剕為鞭為扑為流為贖輕有其等重有其常用之有地決之有時所以懲天下之人使皆遷善而遠罪此禮之三支刑行矣夫所謂禮者為而節之之謂也是三者其自成乎果有為之者乎其自治乎果有節之者乎苟不為也不節也則十二管不作五聲不辨八音之器不具干戚羽旄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經倡和無其秩節奏無其差詘伸俯仰不齊也綴兆行列不正也縣之面不殊也羽之數不分也如此則何以見樂哉不為也不節也則號令不出官府不立軍旅不制食貨不聚符璽節旄不作掾屬胥徒不備甲

胃五兵不成井田賦貢不興城郭溝池不修度量權衡不均書契版圖不著圄犴桎梏不嚴官無其守事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檢如此則何以見政哉不為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庭不[illegible]有罪不刺鈇鉞無其準刀鋸無其平大辟宮[illegible]剕鞭扑流贖皆無其法輕無其等重無其[illegible]其地決之無其時如此則何以見刑哉曰是[illegible]故知三者果有為而節之者然後能成也能治也為乎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而節之者既謂之禮矣為乎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號令官府軍旅食貨符璽節旄掾屬胥徒甲冑五兵井田賦貢城郭溝池度量權衡書契版圖圄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剕鞭扑流贖而節之者反不謂之禮可乎若是則三者果禮之支也而强其名者也

禮論第三

或曰樂刑政之說既承教矣敢問溫厚而廣愛者仁也斷決而從宜者義也疏達而能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也則然矣其何繫於禮哉曰百畝之田不奪其時而民不飢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

矣達孝悌則老者有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神得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橫死矣此溫孚而廣愛者也仁之道也君為君焉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臣為臣焉守職事死干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別不得相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陵矣興廉讓則財不得苟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諫諍則不得諱其惡矣設選舉則賢者不遺矣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為衣食起宮室具器皿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人不興亂矣列官府紀文書而效詐可窮矣築城郭治軍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傅廣學問而百慮畢矣此疏達而能謀者也智之道也號令律式以約民心茂有歟矣祿位班次以等賢愚蔑相犯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不疑矣百官不易其守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僭矣言必中行必果而天下率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若夫百畝之田不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達孝悌以養老病正喪紀以藏其死脩祭祀以饗鬼神征伐有節誅殺有度定君臣別男女序長幼興廉讓立諫諍設選舉正刑法為衣食起宮室具器皿異親疏次上下列官府

紀文書築城郭治軍旅親師傅廣學問為號令律式
祿位班次車馬服御官守民業言而必中行而必果
者謂之非禮可乎既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矣
總而言之又皆禮矣若是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名
也

禮論第四

或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
禮而後能乎曰聖人者根諸性者也賢人者學禮而
後能者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
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

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
以為法則曖昧而不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為棟梁小
者可以為榱桷不以為屋室則朽於深山之中與樸
樕同安得為棟梁榱桷也溫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
為義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為信不以為禮則滯
於心胷之內與無識同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屋既
成雖拙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榱也此桷也
禮既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
信也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
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聖與賢其終一也

始之所以異者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賢人也然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曰賢人之性中也揚雄所謂善惡混者也安有仁義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而自能者也聖人也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為三焉學而得其本者為賢人與上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為迷惑守於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學者為固陋與下愚同是則性之品三而人之類五也請問學之得失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不知求之於禮率私意附邪說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禮之仁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信矣皆足以失其本而然也敢問其目曰奪其常產廢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飢寒憔悴而時賜米帛以為惠人之困憲童煩密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赦宥以為愛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喪葬而收斂骸骨以為惠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疏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死相赴以為共人之患諂諛機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為謙讓君有過

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
尊攻人之短以為強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
私相援舉以為已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
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為奉法若是類者非禮之義
也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師
旅以禦亂以為天下國家久長之策而專為姦詐巧
辯以徼一時之利若是類者非禮之智也為信不能
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辯等守職業以興事使
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為詐偽顧望以死兒女
之言若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為仁義智信而
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本者矣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曰善哉爾之問也
夫夷蠻戎狄荒淫靡曼之音雜其倡優辅以子女諧
笑顛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類者非禮之樂
也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為明察
或悲哀怯慑容貸姦究以為慈愛或急征橫賦多方
揉索抏聚畜積以為強國或時起土功毆人為卒用
於無用以為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或為轘裂
鼎鑊炮烙菹醢剥肉夷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

之刑也曰子所謂禮者為之節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為之者乎豈盡無其節乎曰夫所謂為者先王之為也所謂節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為而節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先王是皆妄為也妄節也君子不以為禮也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禮樂刑政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別異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人得以兼用然首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咸統於禮豈諸孔門四教曰文行忠信忠信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之樂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咸統於行也然則所謂仁義禮智信者亦猶是哉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支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焉亦猶忠信者蓋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今言乎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豈並列之物歟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而其次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曰鄭氏注中庸性命之說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為法制法制既成則禮為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曰豈非能節者乎有溫厚斷決疏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曰節之者義之性也義斷決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太古之時民無所識飢寒亂患罔有救止天生聖人而授之以仁義智信之性仁則憂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法制既立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實不能該禮之本但隨章句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百端千緒莫有統率故至乎性命之說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哉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曰月令之書蓋本於戰國之時呂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

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觀其象不知其意因謂禮有質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王有變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為于偽反也此之所以作而變者復何以哉苟禮之所之止於器服物色升降辭語而無仁義智信之大則是瑣瑣有司之職耳何聖人拳拳之若是乎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吾子所稱先儒並列禮樂刑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曷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之言乎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矣或異於此則先儒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言也予何咎哉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而為一敢問何謂也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之事也論而為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予之志也或曰前所謂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徇是而言則七者似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政則謂之支而強其名仁義智

信則止謂之別名也曰樂刑政各有其物與禮本分局而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樂之物也號令官府軍旅食貨政之物也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剕鞭扑流贖刑之物也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支而強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

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而吾子復並列之何謂也曰因先儒之言從而論之不遑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奚有害於事哉曰敢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曰凡予所言者大也不及其細也畧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言哉

禮論第六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又以天地里數高動靜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為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以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觀之則禮樂之比隆競大蓋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益有疑焉曰彼以禮為辯異樂為統同推其象類以極于天地之間非能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辯異而已哉樂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也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於人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闊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說為陳熟以虛辭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

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楊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曰性之說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曰是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為之統率耳辭讓者義之一節也又淳于髡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孟氏此言則義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禮歟曰孟子據所聞為禮以已意為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權乎然其上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於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為父斬衰三年也所謂理者為君亦斬衰三年也若茲二服與父在為母齊衰扶杖面垢不髽不袒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

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為禮而分仁義智於其間可也或人緣樂刑政仁義智信咸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曰予聞諸聖人矣禮運記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居也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而并謂之周禮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為威儀制度者中庸綱衣儒行大學之類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為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廢義得之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或曰曲禮

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此亦庶人之祭禮也既庶人喪祭皆有其禮而謂禮不下庶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

禮論第七

或人敢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楊子雲謂法始於伏犧而成乎堯今觀易繫辭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犧神農黃帝以來也然禮本之興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黃帝之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黃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堯舜繼禪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於冊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囊括而無遺矣或曰周道其盛矣然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樂何如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治作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

樂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
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
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蓋成王
謂周公有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室致太平者
周公之為也故於其死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
則魯以此祀周公可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徹
而用之凡制宮廟設官職祭祀喪紀車馬服器率倣
於周此則非美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
何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
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
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知魯以此
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
幕衛也繆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繆幕天子禮也
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子之宮將
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
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觀春秋
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
彼杞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樂異於
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焉或曰議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草創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繼立齪齪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刑名之學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而不知所從也武帝聰明特達攘袂而作聘賢良尊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宮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憂勤民事而不務大體專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殘殺長適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駮雜浮屠亂法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決明皇親見禍亂心思矯正而興起老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意兵食鑾輿展狩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讒賊以紊經紀自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稱目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

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似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至於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纔朞月耳德未必遽洽於人也功未必遽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況又未真即帝位則將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柴而已乎封禪之禮固不止於柴也夫摯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畧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夷吾此言亦

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說根於何時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封又稱申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恠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漢唐數君訛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闡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為意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辟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宦豎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厭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禮論後語

吾為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來以吾為好恠率天下之人為禮不求諸內而競諸

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飾焉為終亦必亂而已矣亦
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盖不知禮之本徒以其
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嗚呼
章子有耳目邪抑朦且瞶邪有則奚不視吾文聽吾
言吾之論則曰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
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
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器服物
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
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繇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者實
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
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賢人
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
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豈嘗使人為禮
不求諸内而競諸外邪豈嘗以節制文章之類為禮
之實邪章子有耳目不至乎此也夫章子以仁義禮
智信為内猶饑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来也
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為外猶冠弁之在首衣
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嗚呼章子
之惑甚矣夫有諸内者必出於外有諸外者必由於
内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

衣冠非自內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饑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內者也聖人會其仁義智信而為法制固由於內也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謂藍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染矣然染之而受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矣是故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下愚雖學弗之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嘗有外邪何憂乎終之必亂邪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引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政刑非禮者乎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是言之仁非禮者乎章子

尚未讀左氏傳論語宜其病吾言也聖人之於禮其言蓋參差言其大則無事不包言其小則庶事之一耳故周官三百六十職題曰周禮以該之言其大也其次則曰禮典與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則曰五禮與射御書數並焉章子得其小而不得其大宜其病吾言也故其說曰走百步外以救人隕溺難也趨百步外以揖人易也趨則為之走則不為之矣已後鄉人一日之生拜之能也坐其下行其後能也聞其急難則不為之死矣是仁義難於禮也又曰順父禮也違父非禮也有人蹈於水火之中已將救之而父在側曰勿救匍匐救之無避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列禮也如妻踣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興盡力以扶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先仲叔此禮之易者固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與嫂鬬則不救有嫂之嫌也此禮之易者固勝義也鄉人之長者鬬於兄救兄不勝則佐之鬬是禮不勝義也嗚呼章子以揖拜為禮宜乎其不得以兼仁義也且章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章子方區區以救隕溺死急難為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隕溺必救

見急難必死吾懼章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獲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沒三年尚不忍改其道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救為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鬬則不辯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鬬則以嫌而不救懼失禮也妻跖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茲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兄雖小人亦不為也章子以是為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在內者喪哀祭恭忠君孝父蓋皆仁義之目而不諭焉悖矣人不知而不慍謂之君子吾不得已而申之者為其惑衆也吾言止是矣章子雖復言吾不慍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終